

第一本宁波方言英汉词汇集——《英华仙尼华四杂字文》¹

郭 红

内容提要：《英华仙尼华四杂字文》是第一本宁波方言英汉词汇集，它出现在鸦片战争后英军占领的舟山。其他早期英汉对照词汇集与字典的作者多为传教士，而本书的编者却为一印度人。该词汇集体现了宁波方言与英语接触之初的特点，其词汇宁波地域特色突出。由于出版时机不对，加之其内容本身的缺陷，使该词汇集传世甚少，乏人关注，但仍不失为近代中西交流史及宁波方言史上的重要一笔。

关键词：英华仙尼华四杂字文、宁波方言、舟山

19世纪40年代以后，在宁波传教的传教士出版了大量宁波方言书籍，尤以50至70年代最为集中，内容涉及宗教、地理等多个方面，形式多样，其中绝大部分是以罗马字母拼写方言，在70年代之前没有同上海、广州、福州、厦门等地一样的方言英汉字典读物。但是实际上宁波在40年代也曾出现过一本大部头的方言英汉词汇集，即《英华仙尼华四杂字文》，该词汇集与传教士无关。

《英华仙尼华四杂字文》（以下简称《杂字文》）出版于1846年，与当时中国各地同类书籍相比，他虽晚于1828年马礼逊《广东省土话字汇》和1831年麦都思《福建方言字典》，但是因为1840年前类似词汇集与字典数目很少，而且《杂字文》是鸦片战争后在江浙地区出现的第一本方言英汉词汇集，所以它的出版亦不为迟，同马、麦二人的字典一样同属于早期方言英汉字典类。《杂字文》还是中国第一部中、印、英三种语言对照词汇集，其部头也居当时同类词汇集之首位。1846年前后上海与宁波等地外国人（以传教士为主）编写方言类书籍还处于初始阶段。仅以宁波方言书籍而言，它也是近代外国人最早出版的一本宁波方言书籍。

由于这本词汇集不是传教士所编写的，故在近代诸多基督教类文献目录上没有列出，而且由于此书传世甚少，没有为后世学者所注意。但是在当时出版的一些目录类书籍中还可觅得一丝芳踪，如1846年Julius Theodor Zenker的*Bibliotheca orientalis: Manuel de bibliographie orientale*, 1864年Hermann Victor等人的*Bibliotheca Sinologica*（中文书名为《汉字文法书广总目》）、1882年Trübner & Co所出*Trübner's Catalogue of Dictionaries and Grammars of the Principal Languages*，但均只简单记载书名、作者、卷数、出版年代而已。且Trübner公司的目录还误其为1856年出版²。到1906至1907年*Bibliotheca Sinica*出版时³，已经记载该书“极其稀有”。所幸牛津大学Bodleian图书馆藏有这本极其罕见的宁波方言英汉词汇集，且保存完好，使今天仍还能够看到这本书的全貌。

《英华仙尼华四杂字文》的封面上印有“大清道光二十六年仲夏，大英一千八百四十六年五月”，“定海舟山南门外太保庙内刊，宁郡东壁斋刻”字样，从其书的中文和英文序言中也可以看出该书与英国在鸦片战争以后占领舟山的那段历史有关。舟山太保庙在英军占领期间被破坏，1847年，即英军撤出后第二年大修，应是在英国占领期间一度被改成了印刷作坊了。

一 仙尼华四的舟山之行

《英华仙尼华四杂字文》，“仙尼华四”为人名“Streenevassa”的音译，即这本词汇集的编者“P. Streenevassa Pillay”，他是印度马德拉斯（今金奈市）一位有名的学者。这就使得本书的作者非常特殊。在鸦片战争前后所出英汉词汇集的作者大都为欧洲来华传教士，这位印度学者原来是做教育方面的研究的，何以到中国的舟山做了这本方言英汉词汇集了呢？而且从《杂字文》的内容上而言，它实际上涉及三种语言，称为“英华印仙尼华四杂字文”则更为合适。这就和英国、东印度公司以及鸦片战争联系在了一起。

英国在1841年至1846年间占领舟山群岛，当时英国上下对舟山看得非常重要。最具有代表性的就是义律和曾负责东印度公司中国事务的詹姆士爵士（James B. Urmston），詹姆士在英国占领舟山后陆续写了很多文章，要求将舟山岛永久割让给英国，并把香港与舟山比较，认为舟山要有价值的多，力证舟山对英国贸易的无数好处⁴。英国在舟山设置了自己的管理机构，以谋求对舟山的长久占领。马德拉斯是东印度分公司在南亚的重要基地之一，当时被派到舟山的有马德拉斯的军人，仙尼华四也是从这里跟随军队到达舟山。侵略者对舟山的重视是仙尼华四编写这本《杂字文》主要动力之一。

根据《杂字文》中仙尼华四自己所写英文序言，他1842年至1846年在舟山，*Bibliotheca Sinica*也记其1842至1846年在舟山⁵。他最初是随马德拉斯部队远征中国，并被任命为HEAD CONICOPLY（原文如此），随之又被调去现金管理部门工作，1842年随军队驻于舟山。在舟山期间，他一直在学习中文及宁波方言，从最初的读与写都有问题，到后来可以使用方言并编写了这本词汇集。

19世纪进入中国的包括基督教传教士在内的外国人都为中国的众多方言所困惑，他们发现一座山、一条河都可能成为不同方言的分界，即使相隔只有二十里的村庄的方言差距也很大⁶。从马礼逊开始，传教士都非常重视方言的学习与介绍，在1840年之前，已经有广州、福州方言英汉词汇集和一些方言类宗教、语言等书籍出版，但是在宁波（舟山在清代属宁波府）尚无类似的出版物。鸦片战争之后，随着宁波成为通商口岸，其重要的战略、经济地位立即凸现，其地的方言也很快为传教士和象仙尼华四一样进入到这一带的外国人所重视。传教士在进入宁波之后发现，原来在岭南地区学到的广东话或厦门语等一点也行不通，就是官话也只有读书人可懂，对于乡村的老百姓来讲还是听不懂，而当地有“一百万人”讲宁波话，有“数百万人”讲与宁波话相似的语言（指吴语），只有学会当地的语言，才能为传教打开广阔前景⁷。进入舟山的印度人仙尼华四也认

识到不通宁波方言对日常交流与商业贸易的阻碍,编写一本宁波人、英国人、印度人都能用的词汇汇集便成了他的目标。

该书中文封面后有英文封面和序言,其英文书名名为 *A Manuel for Youth and Students, or Chinese Vocabulary and Dialogues, Containing an Easy Introduction to the Chinese Language. Ningpo dialect; Compiled and Translated Into English, by P. streenevassa Pillay. Chusan, 1846*。近代诸英文目录类书籍均只记其英文名,封面上的中文名被人遗忘。从《杂字文》的英文名称和序言来看,这本书的主要目的是为印度和中国青年学习英文和宁波方言所编。从书中仙尼华四所做英文序言中可以看出,仙尼华四一直向学生和朋友推荐他的书,认为学会了中文及宁波话,就可以在中国境内一些大英帝国控制区域内做生意。

书中还有一中文序言,文后虽署名“天竺国嘛咻赖萨仙尼华四谨识”(赖萨有口字旁),但是文笔典雅,显然出自于一中国读书人之手,而且内容并不是对英文序言的直接翻译。序中讲到仙尼华四初到舟山所碰到的语言问题:“有口难言,有意难明,虽欲言之而不解其意,欲明其意而不可言也,乃熟思之。若贸易之中货物相交,非言语精通不可得而致也。”可见贸易需求是仙尼华四做此书的主要目的之一。

在中文序言中言到“其意至浅易明,彼可教我,我亦可教彼,彼此皆可以相通教也”,也可见其书主要的目的是为了宁波人学习英文或印度语、印度人学习宁波话。中文序言是以仙尼华四口气所写,最后一段,则完全是这个代笔的中国人对该书用途的认识:“圣明天子,德孚四海,溥育群生,遐迩八荒,中外如一,惟智者不肯坐失其时,苟能争先学成英语,早登利路,陶朱可致,猗顿能期。书虽至微,未尝不为贸易中一大助云”,所言即为宁波人利用此词汇集学习英文的好处,代表了一些当时与英国侵略者、外商接触较多的中国人的看法。

二 《英华仙尼华四杂字文》的基本内容及特点

《杂字文》的相关历史文献非常少,只能通过其本身来了解其主要内容与特点。

参考该书的英文书名及其正文内容,“杂字”一词应即指 VOCABULARY,有时亦称为“杂语”,如 1843 年出版的《英华通用杂语》。除前文提及的中、英文序言外,该词汇集的正文之前尚有中、英文目录,英文字母读音表、主要音节及基本单词三部分,后两部分中用来标示读音的汉字均作宁波方言发音。

英文与中文目录内容基本一致,分别标出 72 个门的序号名称、单词数量、门类名称、页码。72 门的中文如下:

天文、人事、身体、心里、残疾、心意、亲戚、说亲、交友、生产、书房、屋宇、用人、屋料、厨房什物、善心、恶心、疾病、疮毒、药材、有病、饮食、茶食、下饭、糕、衣冠、男衣服、女衣、首饰、省府、店铺、庙宇、庙宇器用、经营、帐目、经济人、海防厅、城垣、国度、出征官、舟船、船上什物、讼事、官职、讼非、口舌、罪犯、审断、书册、制造、什

物、陆乘、人客、戏顽、音乐、赌具、孩童戏耍、行走、乡村、栽种、果木、走兽、飞禽、虫豸、鱼、金银、珍宝、颜色、财物、数目、节气、月令。

从 72 门来看,《杂字文》的词汇主要关及三方面,一即日常生活相关事务,二为经济方面,三为与官府有关的事物,皆是人们在生活中最易碰到的词汇。

与英文目录相对照,一些中文门类名称显然与英文差距较大,以第九门“交友门”为例,其在英文目录里为“of love and courtship”,再看本门在词汇集正文里的词汇,均是与爱情、婚姻有关的“奸夫”、“奸妻”、“想思病”、“打秋风”、“殷勤”之类,真正与“交友”有关的只有“朋友”一词。当然如果以广义而论,其他词汇也可勉强入“交友”一类;第 20 门“药材”对应英文目录为“OF SURGERY”,SURGERY 指外科;24 门“下饭”则对应“OF PRESERVES”,PRESERVES 指果酱。在后两个例子中,“药材”、“下饭”更符合其正文中词汇的归类。当时英文里的许多词汇对于中国人而言非常陌生,如何找到合适的中文与之对应是很大的问题,反之亦然,这也是早期的英汉词汇集都有的特点。《杂字文》的正文所录词汇也有很多类似问题。当时仙尼华四对此一定非常困惑,以致于在正文中很多找不到合适英语表达宁波方言词汇的情况下,不得不寻找一些近似的英文来解释,加之仙尼华四自身对宁波方言词汇的理解并不准确,所以目录及正文中的一些中英文词汇在今天看来完全是对照不起来的。

《杂字文》的目录及正文的中文均为宁波方言词汇,最典型的如第 53 门“人客”一词,它对应的英文是“OF THE TREAT (请客、招待)”。至今在宁波和受宁波方言影响的上海等地方言中仍用“人客”一词来表达“做客”。

值得注意的是在中文目录之前写有“《华英通用杂字》目录”,为本书的第二个中文名称。中文目录最后有“计三千一百九十三句。后附英华问答”,可以看出其词汇集原计划还要附一些对话,但是由于英军撤离舟山,词汇集仓促出版,“问答”部分便被省了。

紧随目录之后为英文字母读音表,以宁波方言注音。如“S”,则注为“约四”,“T”为“帝”,X 为“约克西”,“B”为“皮”,“Y”为“会”。其注音用的汉字必须用宁波方言来读才能读出字母较正确的发音。字母表后记“以上乃大英廿六字也,学者必先熟读之,后之英字与汉字并读,则庶乎其音可辨,其法可得矣”。其后附有十四页基本音节与最常用单词,也都用宁波方言注音。如 HIT 注为“黑脱”,LAND 注为“蓝特”,其中“脱”在宁波话里发汉字“特”的音,而“特”则为“得”音。与词汇集正文中文字的宁波方言注音相比,这里的注音与英文原音更为接近,准确性较高,显然是经过了仔细琢磨,以作为正文里字词的语音参照。

《杂字文》一书的页数较多,书非常厚,书为线装,正反计为一页,正文共计 319 页。虽正文每页的单词不算多,但全书共计有 3193 个,相当可观。每页的一面共分为两排六个正方形的格子,一个单词占一格,一般一页记满的情况下也就只有 12 个词。每个词首先在左边标出其印地文,然后再以两列写出相应的中文、英文,最后以汉字记录英文的宁波方言读音,每个字词的左下角都标有该词在本门中的序号,以便查找。72 门的所有词语形式基本相同,只有少量单词是先写印地文、中文、英文的宁波话读音,最后标出英文,但为数极少,应是在校对时漏校所致。各门单

词多寡不一,少的有如海防厅门,只有三个词汇,最多的为月令门,共有 262 个词汇,屋料门亦有 159 个词汇,一般门类多在 10 至 40 个之间。月令门词汇的数量与其是最后一门有关,其中大量词汇与月令并无关系。其他词语较多的“屋料”、“厨房什物”、“饮食”、“栽种”等门都与日常生活紧密相关。与经济有关的“经营门”有 88 个词汇,反映了编者对经济的重视。

多数门类的词语较为常用,并有明显宁波地域特色,诸如乡村门中的“大岙”、“一乡岙”、“本岙”、“山场”、“规例田”、“免粮产”、“平洋”、“鸡笼”,儿童戏耍门中的“放百子炮”、“放流星”、“放摘摘金”,赌具门的“状元筹”、“眼花旗”等等。许多词汇显然没有可以直接的英文词汇,只能寻找勉强解释。“岙”字在浙江,尤其在宁波一地的地名中出现较多,表示山间的小村落,仙尼华四对“岙”字的理解不准确,把“本岙”的英文译为“a villa, or a country seat”。“良田”便为“a soil”,“免粮产”为“a freehold”,“平洋”为“a pasture”,“鸡笼”为“poultry house”,“金銮殿”为“the seat of government”,“夫子”为“bearer”,“南北货店”为“culinary shop”,纹银为“pure silver”,洋钱则成了“one dollar”,西瓜则为“ground melon”。一方面由于汉语、宁波话与英语接触之初,许多词语还没有固定的翻译;另一方面宁波方言词汇的地域特点,也使得一些词汇很难找到完全对应的英文。从众多此类词汇可以看出,《杂字文》的编写过程,应是先拟定中文词汇,再译成相应的英文。仙尼华四在编写这本词汇集时得到了驻扎在舟山的马德拉斯炮兵部队的 James Jackson 和一个居住在舟山的海员 Shonge Shing 的帮助,并由 Chew Haikoo 校对,从名字来看,后两人应是中国人,而且应即为宁波当地人。由此也可以想象,当时各门类下具体单词的编纂,是由这两位中国人先写下中文,再由 James Jackson 和仙尼华四配合翻译成英文和印地文,最后由两位中国人用汉字标出英文的宁波方言读音。在中译英过程中,这两位中国人对宁波方言词汇的理解与解释便成为关键,英文所表达的意义与他们的人文素养密切相关。由方言词语的选取与英文的解释来看,仙尼华四的中国助手只是当地可以读写的一般人,并没有特别高的知识水平。也反映了仙尼华四自身对中国文化并没有深入的探究,这一点与当时进入中国的传教士无法比拟。

由于远在舟山,仙尼华四在编写词汇集的时候没有多少参考书,其前马礼逊、麦都思等传教士们编写的中英字典及方言字典,以及关于翻译方面的讨论等相关文献都没有看到,许多词汇的英文翻译都是靠他和助手们自己的理解,如其词汇集的第一个词汇“菩萨”,英文译为“god”,显然是找不到合适的对应词,只能以基督教的神名来对应。这一点毫不奇怪,晚明入华的天主教传教士刚入中国时,也将自己比附为佛教僧人。另外《杂字文》对佛教有关词汇非常重视,词汇集正文以天文门为始,天文门初始便是菩萨、释迦摩尼、如来佛、信佛、谤佛等与佛教有关的词汇,另外词汇集中还有庙宇、庙宇器用两门,计有 73 个相关词汇,这应与协助编写词汇集的中国人佛教信仰有关,另一方面也说明了佛教在宁波当地的影响之大。

《杂字文》的词语皆为宁波当地常用词汇,当时由于中西交流而产生的大量新词语在其中没有表现。

《杂字文》对宁波方言的发音、语法没有任何介绍,势必会造成读者学习的困难。但其中用宁波方言所记英文的发音,反映了 19 世纪中叶宁波方言的语音特点,是研究当时宁波方言的重要

资料。如文中所有的“a”(一个),都记做“也”,如“朋友, a friend, 也勿仑特”,“钉书司务, a book binder, 也泊壳办特而”,“公差, a sergeant, 也洒仲脱”,说明当时宁波话中的“也”与英文“a”相近;“the”均记作“地”,“水手, the crew, 地哭路”。由于是第一本宁波方言英文词汇集,所以很多读音的中文写法还没有固定下来,如“an”,多数写作汉字“恩”,但也有写作“挨吴”(吴有口字旁)、“阿”、“埃”,如“里人, an umpire, 阿乃恩八爷尔”(乃有口字旁)。说明当时出版的也较匆忙,没有来得急细致修订统一。

三 《杂字文》的实际影响

这本词汇集是第一本由外国人编纂的与宁波方言有关的词汇集,也可以说是第一本宁英字典。长久以来由于该书极其稀见而少人关注。另一方面该书出版后的影响极小,也是其鲜为人知的主要原因之一。虽然仙尼华四为该书耗费了心血,但是由于其出版的时机等因素,该书并没有取得他所预计的功用。

1846年3月中英两国签约,舟山全岛交还中国,5月是正式交接之时,所有外国人一律逐出。《杂字文》的出版正当此时,可以想象仙尼华四匆匆撤离,一位侵略者所刊印的书籍在当时也没怎么出售,而且由于该书非常厚,本身印数也不会很多,在匆忙的撤离之时,可能会有一部分被带走,大部分都被留在舟山,不知所终。如果这本词汇集在宁波府的陆地区域发行,或为进入宁波的传教士所编,它的命运就不至于如此,在中国的影响则要大很多,至少知道的人会多一些。

英军占领舟山后,舟山与香港对英国的地位就一直处于热烈争执之中。作为跟随英军前来舟山的仙尼华四,在编写这本大部头的词汇集时,显然也受到了舟山占领者的支持。1846年英军撤走之后,香港成为英国殖民统治的基地,舟山对英国没有了意义,因此没有了学习宁波方言的迫切性。这本已经付之印刷的书也就被人忽略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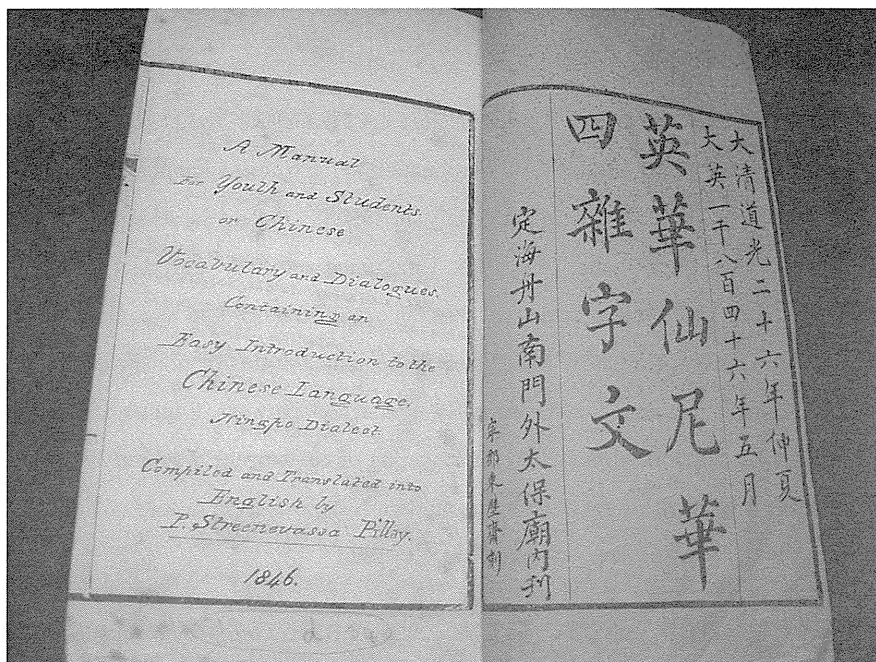
虽然仙尼华四曾言到这本词汇集有两个用途,宁波人使用《杂字文》来学习英文,印度人也可以此学习宁波方言,但从英文书名来看,仙尼华四编写这本词汇集的主要目的是帮助印度与英国人学习宁波方言,以便和中国人做生意。但是由于该词汇集的中文单词并没有标明其宁波方言发音,而其中的英文单词却都以方言注音,这就使得在实际使用中,对宁波当地人学习英文的作用更大。而对于印度或英国人而言,由于其中的中文方言词汇没有注音,并不能从中学会宁波话。仙尼华四回到印度后,也没有用心去推销他的词汇集,所以该书在印度及欧洲也无甚影响,后世只有前面提到的几本目录类书籍提及该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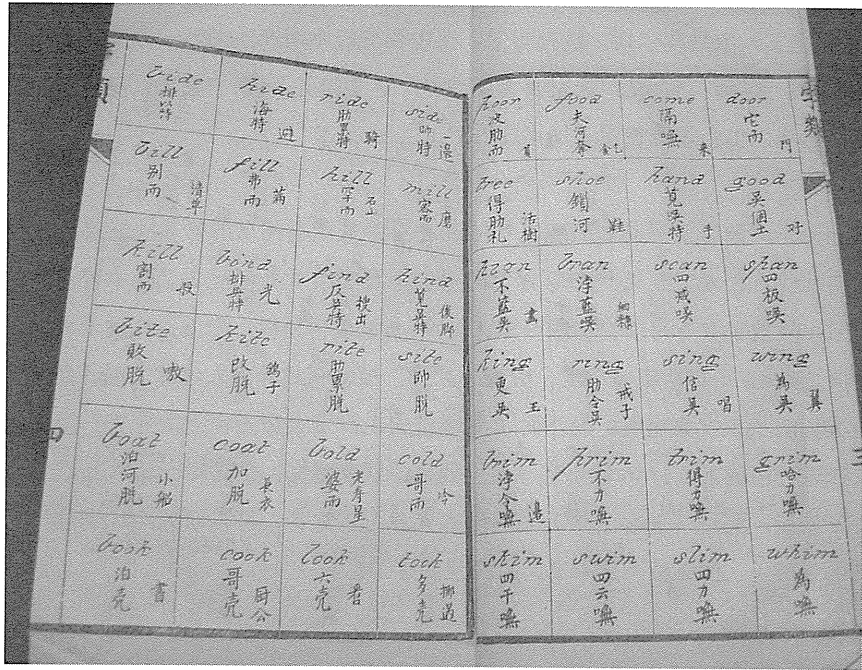
19世纪中叶以后由传教士等人编纂的各种方言类的中英语法、词汇书籍较多,但是《杂字文》出现之前,也只有马礼逊《广东省土话字汇》、麦都思的《福建方言字典》等少数关于广州、福州方言类的中英字典,各有特点。1828年马礼逊的《广东省土话字汇》不仅有字词,还有很多俗语及日常对话,并有许多新的外来词汇。1831年麦都思的《福建方言字典》在正文之前有大量福建方言发音、词性分析,加之麦都思对中国文化的深刻了解,其正文中对每一字词的英文解释更准

确、科学。《杂字文》中只有字词，没有句子，在中西交流中所产生的新词很少，且许多词汇的英文不能准确表达中文字词的意义，这是其本身的一个重要缺陷。《杂字文》既没有讲英文语法，也没讲宁波方言语法，也会造成使用者的不便。

《英华仙尼华四杂字文》是为适应五口通商之后中外商贸往来的增多而编纂的，但是由于时机不对，影响极小，但是它在近代汉语方言出版史上及宁波对外交流史上是不容忽视的一页，是十九世纪五六十年代宁波方言读物出版高潮的先声。1850年以后，宁波的传教士编写了多种宁波方言书籍，但是除1871年所出《宁波土话初学》外，很少有教外国人学习宁波话的著作，更没有宁波方言英文词汇集或字典出现。与当时上海地位的上升及大量各种上海方言书籍的出现形成了鲜明对比。在这种情况下，1846年所出《英华仙尼华四杂字文》更显得无比珍贵。

从方言学来看，利用《杂字文》英文单词的宁波方言注音，可以研究当时宁波、尤其是舟山一带方言的语音特点，但这就不是本文所能胜任的事了。





The first English-Chinese Vocabulary in Ningpo Dialect - A Manuel for Youth and Students or Chinese. Vocabulary and Dialogues, Containing an Easy Introduction to the Chinese Language, Ningpo dialect.

Abstract: The first English-Chinese dictionary in Ningpo dialect is A Manuel for Youth and Students or Chinese. Vocabulary and Dialogues, Containing an Easy Introduction to the Chinese Language, Ningpo dialect, Which was written at Chusan occupied by Britain after Opium War. Different from other earlier dictionaries written by Missionaries, the author of this dictionary is a Hindoo scholar. The dictionary embodied the characteristic of early connection between English and Ningpo dialect. Because the wrong time of publication and the shortcoming of content, the dictionary was rare and latter researched by scholar. It's an important thing in the modern Ningpo and the history of Ningpo dialect.

Keywords: P. Streenevassa Pillay, Ningpo dialect, Chusan

¹ 本研究得到上海市教育委员会重点学科（第五期）“近现代中国社会文化史”（J50106）的资助。谨致谢意。

² p36.

³ 卷3, p1642. Paris, 1906-1907.

⁴ Sir James B.Urmston: Chusan and Hong-kong. London: 1847.

⁵ 卷3, p1642.

⁶ 麦都思的《福建方言?》序, p. VI.

⁷ The Missionary Chronicle. Vol.XIV, New York, mission house, 1846. p292, China missions :a circular from the missionaries at Ningpo.